

壹 乱云飞渡
战国纵横



独立寒川上，春秋任剪裁。
万千凡尘事，随心作安排。

寒川子◎著

代 序

纵横捭阖古今事

英雄圣贤未了情

夕阳远山寒川子

霜叶江风秋月明

有歌叹曰：

独占鳌头，漫说男儿得意秋

金印悬如斗，声势何长久

多少枉驰求，童颜皓首

梦觉黄粱，一醒皆乌有

因此把富贵功名一笔勾

富比王侯，你道欢时我道愁

求者多生受，得者平添忧

淡饭胜珍馐，衲衣如绣

天地我庐，大厦何需构

因此把金银财宝一笔勾

学海长流，文阵光芒射斗牛

百艺业中走，斗酒诗千首

锦绣满胸头，何需夸口

生死跟前，半时难相救

因此把盖世文章一笔勾

夏赏春游，歌舞场中乐应酬

烟雨迷花柳，棋酒娱亲友

眼底逞风流，苦在身后

可惜光阴，蓦然空回首

因此把风月情怀一笔勾

目 录

第一章	众公侯孟津朝王	公孙鞅孤胆使魏3
第二章	大良造结阵敌营	庞缝人被逼做衣43
第三章	庞公子虎穴救父	老相国舍命谏主81
第四章	会逢泽杀鸡儆猴	保家国孙门尽忠117
第五章	候黄雀螳螂捕蝉	避兵祸慈母送子154
第六章	随巢子鬼谷求方	公孙鞅代魏选将194
第七章	遭逼亲周室狼跋	偷学艺苏秦背剑236
第八章	张仪逞能戏苏秦	魏印兵败失河西276
第九章	天子嫁女风裹雨	苏秦懵懂揭王榜322
第十章	周后无奈行偏方	乱世喜丧皆无常364

第一章 众公侯孟津朝王 公孙鞅孤胆使魏

公元前 344 年，时交三月，秦宫后花园里春意盛浓，百花斗艳，百鸟鸣啭。芳草坪上，蜀国国君去岁进贡的几只孔雀正在嬉戏。两只发情的雄孔雀，为了争夺几只雌孔雀的芳心，在那里肆意奔跑，鸣叫，开屏，竭其所能地展示雄性魅力。

百步开外的赏春亭上，秦孝公和大良造公孙鞅相对而坐，似乎对这些春景春情视而不见。秦

孝公阴沉着脸，目光落在几案上的那只檀木传檄上。传檄是魏惠侯半个月前发来的，檄文要他于丁未日申时之前赶赴孟津，朝见周天子。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公孙鞅抬起头来，语气中不无恳求：“君上，该备的微臣全都备下了，五千将士整装待发。眼下尚有三日，若是马上动身，路上赶急一点，也还来得及！”

秦孝公并不作答，两眼仍旧牢牢地盯在传檄上，似乎要将这几片写着黑字、被金线串结起来的木牍看穿。

公孙鞅再度恳求：“君上，要不，微臣陪护殿下走一趟？”

秦孝公依旧没有说话，眼睛也未从传檄上移开。

公孙鞅长叹一声，复又垂下头去。

又过一时，秦孝公终于抬起头来，眼睛转向公孙鞅，鼻孔里哼出一声：“哼，什么孟津朝王？他魏罃眼中何时有过周王？他这是居心叵测，是借机号令天下！”

公孙鞅接道：“号令天下倒在其次，寻衅伐我才是其心！君上，这些年来，我变法图强，国势日大，魏侯坐卧不安，早就寻思谋我了。眼下他是万事俱备，就差一个借口。此番会盟，君上不可不去啊！”

秦孝公略显吃惊：“哦，爱卿是说，魏罃会盟，意在伐我？”

公孙鞅点了点头：“是的。微臣探知，几个月来，魏侯借口保护孟津之会，频频调动兵马，将驻守大梁的四万武卒移防崤山、函谷一带，河西少梁、临晋关、阴晋等地亦大幅增兵，关防盘查甚严。这且不说，少梁、安邑等处征召许多工匠，正在日夜赶制攻城器械！”

秦孝公冷笑一声：“他要敢来，就让他来好了！”

公孙鞅急道：“君上——”

一阵更长、更难熬的沉默之后，秦孝公抬头望向公孙鞅，轻叹一声：“唉，纵使寡人去了，魏罃真要寻刺儿，还能寻不出来？”

“君上若是不去，这刺儿就不用寻了！”

秦孝公再次低下头去，沉思有顷：“若是列国公侯不去，唯独寡人去了，岂不成为天下笑柄？”

“君上，如果不出微臣所料，列国公侯说不准早就到了！”

“爱卿为何这般肯定？”

“因为魏侯寻的借口，实在太好。庆贺武王誓师伐纣七百年暨朝见周王，听起来冠冕堂皇，列国公侯没有理由不去！”

“哦？”秦孝公似乎不太相信，“你且说说，都是哪些公侯会去？”

“中山及泗上小国自不必说，单说几个大国，燕国最弱，燕公不敢不去。赵、韩与魏同属三晋，且又与魏比邻而居，赵侯、韩侯不会不去。齐公是个大滑头，必不会在此事上与魏罃翻脸。至于楚王去与不去，微臣倒是不敢断定！”

秦孝公沉思有顷，眉头紧皱：“爱卿是说，连齐公也可能去？”

“嗯。”

秦孝公再次陷入沉思。公孙鞅的目光一丝儿也没有离开秦孝公，等待他的最后决定。

秦孝公缓缓地抬起头来，表情刚毅，态度坚决，几乎是一字一顿：“公孙爱卿，十八年前，先君为光复河西，与魏罃大战三月，中箭驾崩。寡人曾在先君灵前起过重誓，不报先君之仇、不雪河西之辱，寡人誓不踏入魏境半步！十八年来，寡人这么做了。这一次，寡人也不想破例！列国公侯若去朝王，就让他们去朝好了。”

秦孝公说完，缓缓站起身子，竟然未与公孙鞅作别，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望着孝公渐去渐远的背影，公孙鞅目光错愕。

在洛阳东北一百来里的地方，地势陡然平坦下来。自临晋关咆哮而下的河水流至此处，十分力道也自软了八分。河岸也变宽两倍，远

远望去，就像一连串带状的湖泊。在这条带状湖泊里，奔腾的河水一下子宁静下来，形成一个天然渡口，人们叫它孟津。

据周史记载，公元前 1044 年暮春，武王姬发率众东出函谷，在距孟津不远的的一个高坡上设坛祭天，大会八百诸侯，誓师伐纣。誓师过后，周人就从此处渡过河水，两年后在牧野大败纣王，攻下朝歌，打出了大周天下。

整整 700 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 344 年，同样在这暮春时节，一向沉寂的孟津旷野再一次喧嚣起来。一队接一队的车马纷至沓来，在离渡口二里处的那个极其著名的黄土高坡前面停顿下来，绕着高坡扎起营帐，形成一道道辕门。

辕门一共十四道，虽然大小不等，排列却是错落有致，极为严整，显然是人为安排过的。每家辕门前各竖一根高高的旗杆，上面飘着不同颜色的旗帜。

丁未日后晌，申时将至，春风习习吹来，那些不同颜色的旗帜左右摆动，使人眼花缭乱，若不细心，很难辨清上面的字号。

在一杆写着“楚”字旗号的辕门前面是一大片草坪。草坪上，服饰华贵、姿态英武的齐国太子田辟疆和楚国太子熊槐各自张弓引矢，朝箭靶略瞄一瞄，嗖嗖嗖连射三箭。不一会儿，两名报靶的兵士各拿箭靶急跑过来。

两只箭靶的靶心上各插三支银矢。田辟疆、熊槐互看一眼对方的靶子，相视一笑。

就在此时，身后传来不紧不慢的击掌声。

两人略略一震，回身一看，是年近五旬的韩昭侯。韩昭侯身材矮壮，身着皮制弁服，腰挂佩剑，站在离他们十步开外的地方，脸上挂着略显诡秘的微笑，朝他们微微点头，不紧不慢地又拍三次巴掌。

田辟疆、熊槐互望一眼，各自上前一步，揖道：“晚辈见过韩侯！”

韩昭侯回过礼，大步走前几步，拿起箭靶赞道：“好箭法！自古英雄出少年，今日看到两位殿下，方知此言不虚啊！”

韩国与魏、赵同属晋国，史称三晋。几十年来，魏国强势不减，韩、赵反倒成为魏国的附属，惟视魏侯的马首是瞻，自然为齐、楚这样的大国所瞧不起。然而，十几年前，在公孙鞅赴秦后不久，韩昭侯开始起用郑人申不害变法，韩国悄悄强盛起来。五年前，韩、楚发生边界冲突，韩相申不害率军四万与楚军对垒六个月，楚军袭占韩地宜阳，申不害绕过方城，率军奇袭楚地宛城，双方各取对方冶铁重地，战成平手。一个月后，在魏惠侯的调停下，魏、楚、韩三国在上蔡峰会，楚国归还韩地宜阳，韩国归还楚地宛城，两国算是握手言和。

此番魏惠侯召集孟津之会，楚、周并列为王，完全可以不来，但楚威王一想借机窥探中原动向，二想使太子有所历练，顺便也给魏惠侯一个面子，也就应了魏惠侯之邀，使太子槐前来支应。

因有前面的过节，也因为韩、魏之间的关系，此时韩昭侯的露面就有某种特殊的意味。楚国太子熊槐望了田辟疆一眼，不冷不热地说：“谢韩侯褒奖！”

果然，韩昭侯将箭靶放到地上，语气甚缓，却别有深意：“听说秦国殿下嬴驷可引五石之弓，百步穿杨。要是今日也在此地，三位真就有得一比了！”

田辟疆听出了他的话音，长笑一声：“韩侯说的可是秦公的那个浪荡哥儿？辟疆倒是听说，公孙鞅初行变法之时，这位哥儿带头抗法，不想却失算了，自己惨遭割发之辱不说，连其老师公孙贾、太傅嬴虔也受牵连，代他黥面刑鼻，成为列国笑谈！”

熊槐轻轻点头，不无轻蔑地说：“这个浪荡哥儿不是不来，只怕是不敢来吧！”

韩昭侯将头转向熊槐，微微笑道：“嗯，殿下不仅敢来，而且未曾误下魏侯所限的一丝时辰，寡人当真佩服！顺便问一句，郢都离此三千多里，殿下这一路必是风餐露宿，辛苦得紧哩！”

熊槐微微一怔，冷笑道：“回韩侯的话，熊槐一路上游山玩水，也还轻松快活！要说辛苦，熊槐哪能比过韩侯您？听说韩侯在接到魏侯传檄之后星夜出发，千里路程不及三日就赶到了！”

韩昭侯听毕，大笑数声：“好口才！楚王有殿下，当真是后继有人哪！不瞒殿下，寡人与楚王可以说是知交多年。当年上蔡之会，席间寡人与楚王赌酒，楚王一时不慎，输给寡人一坛老酒，说是下次碰面即当奉送。此番孟津之会，寡人本欲不来，可一想到楚王必来偿还所欠老酒，两条老腿就不听使唤了。”

熊槐听他提及当年之事，亦大笑数声，针锋相对：“韩侯所言甚是。晚辈临行之时，父王的确拿出一坛老酒，携晚辈之手特别叮嘱说，魏侯召集孟津之会，其他公侯去与不去很是难说，韩侯是一定要去的。此番你去孟津并无他事，只需将这坛老酒转交韩侯。也请转告韩侯，就说此酒是寡人亲手所酿，他若知晓真味，须细细品尝才是！”

韩昭侯略略一怔，看一眼田辟疆，又看一眼远近排列的十几座行辕，自我解嘲道：“看来，魏瑩的面子实在太大，大小列国，哪一家也是抹不开呀！不究怎么说，此番若能喝上楚王的亲酿，寡人也算不虚此行了！”

熊槐看看正在西下的日头，哂笑道：“韩侯只怕言之过早了。魏侯传檄诸侯必于今日申时抵达，看日头这样子，申时也该到了。熊槐眼神不好，怎么就看不到秦人的行辕呢？”

田辟疆接道：“是啊是啊，辟疆也想请教韩侯，魏侯既有这么大的面子，秦公怎么就敢不来呢？”

韩昭侯的目光扫过辟疆，落在熊槐身上，微微一笑：“年轻人，秦公不来，也许是看不上你家的老酒吧！”

熊槐亦笑一声：“韩侯所言甚是。听说秦公不胜酒力，不似韩侯您海量，只要有人给酒喝，等不到天亮就急着动身呢！”

田辟疆大笑一声，附和道：“是啊是啊，韩侯既然有此海量，今晚有人赐酒，韩侯可要一显身手了！”

韩昭侯见两人均将矛头对准他，只好轻叹一声：“唉，两位殿下，寡人……这么说吧，年轻气盛是没有用的，今晚这席酒，胜酒力也好，不胜酒力也好，该喝是必须喝的。你们两位看好，若是不出寡人所料，不胜酒力的秦公只怕要吃罚酒了！”

二位太子一愣：“罚酒？”

韩昭侯的眼睛缓缓地转向魏惠侯的行辕，不无肯定地点了点头。

在一长排十四个行辕中，居中的共有两个，一个是天子行辕，坐北朝南，行辕前面飘着一面赤色旗帜，上面用青线绣着一个大大的“周”字。在它的右侧是魏国行辕，与天子行辕并列，一样大小，一样规格，青色的旗帜上用红线绣着一个大大的“魏”字。远远望去，两面旗子并排飘着，一个红旗青字，一个青旗红字，相映成趣，别有一番象征意味。

此时，魏国行辕里静得出奇，连空气也似乎凝结了。

相国白圭、上大夫陈轸、上将军公子卬三人席坐几前，乍看起来纹丝不动，似乎是三尊泥塑。

端坐于主位的魏惠侯双目微闭，表情释然，右手微微地握成拳状，中指骨节有节奏地触及几面，似敲，却又没有响动。

有顷，魏惠侯陡地睁开眼睛，缓缓抬起头来，目光如炬地射向摆放在左侧的一只装饰精美的水漏。水漏边上站着一个司漏吏，他的两眼正一眨不眨地紧盯着水漏刻度上的水位。

众人的目光也都不约而同地齐射过去。

在这死寂般的宁静里，水漏所发出的“嗒嗒”滴水声格外刺耳。

滴漏下面的水线终于升到一个刻度。又一声滴答过后，司漏吏大声唱道：“丁未日申时到——”

魏惠侯微微抬头，略显肥胖的面孔似笑非笑，犀利的目光从几面上移起，依次扫向白圭、公子卬，最后落在陈轸身上。

陈轸瞥见，适时奏道：“申时到了，秦公果如君上所料，抗命不来！”

魏惠侯两腮微动，稍稍点头道：“诸位爱卿，你们这都看到了，不是寡人非要与这只黑雕作对，而是它长硬翅膀，说飞就想飞了！”

公子卬陡地起身，跨前一步道：“启奏君父，儿臣请纓西征，誓将它的翅膀扭下来，为君父下酒！”

魏惠侯将目光缓缓地移向白圭：“老爱卿，你说呢？”

老相白圭斜睨公子卬一眼，眉头微皱：“君上，秦国变法十年，国力陡长，显然已成囊脓，早晚要挤！然而，工有次第，事有缓急，微臣以为，当下急务不是征伐，而是朝见天子。这是百年盛会，天下诸侯皆集于此，稍有闪失，就可能埋下祸根，不堪收拾！”

魏惠侯连连点头：“嗯，老爱卿所言极是！”转向公子卬，“卬儿，你都听见了吧，凡事不仅要考虑全局，且要考虑长远，不要动不动就征呀伐的！”

公子卬朝白圭翻个白眼，低声说道：“君父教训得是！”

魏惠侯将目光转向陈轸：“陈爱卿，朝会诸事，都齐备了吗？”

陈轸朗声应道：“禀报君上，万事俱备！依朝会安排，再过一个时辰，也即黄昏时分，当由天子赐宴，君上也该准备一下！”

魏惠侯点头道：“嗯，寡人知道了。这是一件大事，出不得差池！”思虑有顷，“陈爱卿，既然你是司仪，寡人与周天子，嗯，还有天下公侯，就得服从你的安排。小心伺候去吧！”

听到君上故意将“寡人”排在“周天子”前面，白圭心头一紧，当即跨进一步奏道：“君上——”

魏惠侯似已知道他要劝谏什么，摆了摆手：“老爱卿，明日即行大典，你再巡看一遍，莫要出现纰漏！”

白圭略怔一下，低头道：“微臣遵旨！”

白圭告退后走出行辕，布满皱纹的老脸越发阴郁。他沿小路快步走回自己的营帐，门人公孙衍迎出帐外。白圭对公孙衍耳语一阵，公孙衍点了点头，径自走出营帐。

为了防备魏人，秦孝公早在变法改制的初年，就已听从公孙鞅之计，将都城由栎阳西迁咸阳，高城重垒，城外连郭，更在城墙外面挖掘一条宽约五丈、深约丈许的护城河，引来渭河之水环卫，将宫城守护得固若金汤。

向晚时分，怡情殿里气氛凝滞。秦孝公端坐于主位龙椅，太子嬴驷、太傅嬴虔、上大夫景监、国尉车英分坐于两侧。众人脸色凝重，目光齐射在上大夫景监身上。

景监的声音低沉：“君上，微臣探知，中原十二诸侯响应魏侯，前往孟津朝王！山东大小列国，除齐、楚是太子之外，均为国君亲往！”

显然，孟津那边，除去齐、楚两国多少有些出入，其他情势真还印证了公孙鞅的判断。秦孝公仿佛是突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眉头紧皱，缓缓闭上眼睛。

曾被大良造公孙鞅刑过鼻子的嬴虔微微抬头，眼角斜向嬴驷，嗡嗡说道：“驷儿，公叔弄不明白，孟津之会我们为何不去？”

同样对公孙鞅怀有旧怨的嬴驷心领神会，即刻答道：“回公叔的话，此事驷儿不知。许是大良造另有想法吧？”

嬴虔从鼻孔里哼出一声，望向孝公：“不是臣弟抱怨，君兄不该事事都听公孙鞅的！孟津之会，列国名义上是朝周天子，其实朝的是魏侯。魏侯是什么人，连齐、楚这样的大国都不敢轻易得罪，他公孙鞅懂个什么，说不去就敢不去！现在倒好，魏罃本就看我秦人不顺，此番又得口实，还不趁机把我们一口吞掉？”

景监看一眼车英，似要说句什么，又打住了。

秦孝公缓缓睁开眼睛，扫一眼嬴虔和嬴驷，似是自责，又似是回答嬴虔：“此事不怪大良造！是寡人心念河西之仇，一时赌气不去，不想果然惹出麻烦来！”

经孝公这么解释，嬴虔自知失言，勾头不语。众皆缄默。

秦孝公抬起头来：“大良造他……人呢？”

景监拱手应道：“回禀君上，大良造于两日前去终南山视察军营去了！”

秦孝公略显诧异：“终南山视察军营？”沉思有顷，吁出一口长气，“请他速回！”

“微臣遵命！”

天刚迎黑，天子行辕外面火烛齐明，雅乐奏起，一片祥和。就在此时，公子卬率领一千武卒跑步过来，沿行辕外面散布开去，只在辕门处空出一条布满枪戟的通道。

这一突然举动使原本喜气洋洋的天子宴请一下子森然可怖起来。候在天子行辕门外约一箭之地等候觐见的十二诸侯无不面面相觑，各呈怒容。熊槐、田辟疆互望一眼，正欲拂袖而去，陈轸朝乐队摆了摆手，亮开大嗓门唱道：“天子赐宴，楚殿下、齐殿下驾到！”

众乐手随声奏起天子迎宾乐。熊槐、田辟疆听到点的是他们的名字，略略一怔，只好硬着头皮走向天子辕门。

接着，陈轸依次叫道：“赵侯驾到！韩侯驾到！燕公驾到……卫公驾到！”

被陈轸点到名字的诸侯皆是阴沉着脸，依照所叫次序走进辕门。

身着龙袍、身材清瘦、面色略显苍白的周显王端坐于主位，脸上挂着一层微笑，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的笑容是挤出来的。

按照陈轸所叫顺序，列位公侯依次向周天子三叩九拜，行觐见大礼，周天子也一一赐座。最后觐见的是黑须飘飘的卫成公。

卫成公趋前几步，三叩九拜之后，朗声说道：“大周臣子卫室二十三世孙姬速叩见天子陛下！”

周显王以同样勉强的笑容、同样的手势道：“爱卿请起！”

卫成公谢过恩，起身走至最末一个位置。按史书所载，列国在朝见天子时，应该严格按照与周室的血缘关系远近、爵位次第排序，丝毫颠倒不得。卫国是周武王的同母弟弟康叔的封地，与周室血亲甚近，照理应该排在最前面，或至少应与鲁公、燕公并列。然而，此番陈轸所列席次却完全是以国家强弱、实力大小论定的，根本无视周室规矩。与周室血缘关系较近的卫成公由于国力最小，反被排在最后。这也算是战国特色，大国均无异议，卫成公自然是大气也不敢出。

整个宴席只有一个空位，就是周天子身边的陪位。在场公侯知道，这是特意留给魏侯的。作为东道主，本应第一个到场的魏侯却迟迟不到，用意也不言而喻。

再外约十几步远，在原本席坐天子乐手的地方，昂然挺立着两排武卒，满身铠甲透出的森然杀气使人不寒而栗。在两排武卒的最前面，

威风凛凛地站着魏国的上将军公子卬。这股肃杀之气与辕门之外天子乐队仍在奏出的迎宾雅乐恰成反照。

看到众人均已落座，陈轸这才摆了摆手，迎宾乐再次响起。陈轸不失时机地高声唱道：“魏侯驾到——”

众武卒刷的一声退向两边，中间闪出约三步宽的大道。魏惠侯健步上前，在迎宾乐中大步走向周天子，跪下来，仅只一叩一拜，朗声说道：“魏罃叩见陛下！”

周显王心头一沉，口中却道：“爱卿请起！”

魏惠侯却不起身，仍旧叩在地上。周显王面色微变，重复一句“爱卿请起”，魏惠侯仍然不动，只是叩在地上。周显王扫视众侯，竟是没有理他，所有目光似乎都落在魏惠侯身上。周显王迟疑有顷，只好起身走下，亲手将魏惠侯扶起。

看到这个场面，满座诸侯面面相觑，表情各一。

周天子携着魏惠侯之手走至座位，二人同时落座。迎宾雅乐止。陈轸击掌，公孙衍与另一个侍酒步入行辕，依序斟酒。

看到酒已斟好，魏惠侯用力咳嗽一声，众公侯无不抬头朝这里望来。

年近五十的魏惠侯身材高大，壮实得像头公牛，一张方脸不怒自威。在他上位，比他年轻十岁的周显王看起来则像一个文弱书生，脸上的僵硬微笑更是难掩他内心深处的惶恐。

魏惠侯又是一声咳嗽，朝诸侯背后不远处的两排武卒扫去一眼，脸色故意一沉，大声责问：“陈轸，这些武士是怎么回事？”

陈轸叩道：“君上，是上将军担心天子安危，特来护驾的！”

魏惠侯厉声喝道：“上将军何在？”

公子卬朗声道：“末将在！”

魏惠侯声色俱厉：“今宵天子赐宴，君臣尽欢，你弄这些武士站在这里，岂不是大煞风景？还不退下！”

“末将遵命！”

公子卬转身，摆手，与众武士退出。

魏惠侯坐直身子，目光扫过十二列侯，微微一笑，抱拳致歉道：“时势纷乱，诸位公侯都是金贵之躯，更有天子陛下龙体亲临，魏罃诚惶诚恐，唯恐出现些微差错，因而责得严些。不想他们谨慎过度，反让诸位受惊了！”

十二诸侯互望一眼，谁都明白，因而谁也没有说话。

魏惠侯再次抱拳致礼：“承蒙诸位看得起魏罃，不远千里光临孟津，魏罃领情了！”

十二公侯见状，只好抱拳还礼。真正的东道主周显王却被搁在一边，表情极是尴尬。

魏惠侯举起酒爵：“诸位公侯齐集孟津，天下归心，实为百年来一大盛事，可喜可贺！值此吉日良宵，魏罃权借天子御酒，向诸公致谢！”

言毕，魏惠侯扬脖饮尽。

众人互望一眼，皆是惊异。楚太子熊槐大声咳嗽一声，跟着连清几次嗓子。赵肃侯、燕文公也跟着咳嗽数下，座中一时杂音四起。

田辟疆将头转向韩昭侯，低声问道：“辟疆初次朝王，不知礼数。请问韩侯，今日之酒，第一爵该此人喝吗？”

韩昭侯微微摇头，轻声说道：“按照惯例，天子赐宴，第一爵当由天子端起，敬天，第二爵祭地，第三爵与我等共饮！”

田辟疆点头道：“谢韩侯指点！辟疆三岁即知有喧宾夺主之说，直到今日才晓其意！”

韩昭侯正待接话，魏惠侯锐利的目光横扫过来。韩昭侯的嘴巴略动一下，没敢吭声。魏惠侯的目光越过众侯，刷地射向坐在最末位的卫成公。卫成公打个寒噤，颤手端起酒爵，率先喝下。魏惠侯满意地点点头，逐个扫向宋、义渠、鲁、中山、陶、陈等小国君主，众人纷纷端爵饮下。

当魏惠侯的目光扫向年过花甲的燕文公时，文公思忖有顷，端起酒爵，目光转向显王，朝他微微点头，将爵在几案上连磕三下，一饮而尽。不待魏惠侯目光扫来，赵肃侯、韩昭侯各自端起酒爵，效仿燕

文公，各处目视周显王，将爵在几案上连点三下，则后饮进。坐在两边首席的齐、楚两国太子，既不看天子，也不睬魏惠侯，顾自相视一笑，端爵朝空中彼此遥祝一下，各自饮下。

举座之中，只有周显王没有端爵，只如木头一般呆于几后。

魏惠侯的目光迅速投向显王。周显王将万般苦涩化为一个干笑，举爵于唇边，轻啜一口，置爵于几案上。

两位侍酒赶忙上前将所有酒爵再度斟满，退到一边，候立在那儿。

魏惠侯不无满意地微微一笑，抱拳道：“魏罃谢诸位赏脸！魏罃还有几句闲言，也望诸位垂听！”

全场静寂，所有目光尽皆投向魏惠侯。

魏惠侯轻咳一声，朗声说道：“诸位公侯，七百年前，就在这儿，就在前面不远处的土丘上，周武王会盟天下八百诸侯，誓师伐纣。想那周武王何以能够会盟八百诸侯呢？因为他有德行，因为他有才具！古有遗训，天下惟德才兼具者得之。纣王失德乏才，故失天下。武王德才兼备，故得天下！诸位公侯，今日我们故地重温，回首当年之事，能无感慨吗？”

此话等于当众宣布周天子无德无才，谁都可以取而代之。因而，魏惠侯话刚落地，周显王顿觉满面羞红，勾下头去，悄悄拿衣襟拭泪。

韩昭侯轻碰一下坐在身边的田辟疆，阴阴说道：“听明白了吗？魏侯德才兼具，天下应该归他！”

田辟疆扫一眼魏惠侯，鼻孔里冷冷地哼出一声，别过脸去。熊槐目光炯炯，直视魏惠侯，大声发问：“请问魏侯，方今天下，何人德才兼具？”

魏惠侯将目光转向熊槐，微微一笑：“是有一个人，但不是你楚国大太子熊槐！”

熊槐冷冷说道：“这么说来，此人当是魏侯你了！”

魏惠侯爆出一声长笑：“哈哈哈哈哈，德才兼具者可兴王业，可主天下。魏罃才浅德薄，何堪当此重任哪！再说，即使魏罃真有此能，总也不好自己夸口吧！”

身为诸侯，竟然当着天子之面大谈王业，真也亏他说得出口。众人正自面面相觑，魏惠侯话锋一转：“不过，天下真还就有这么一人，他自以为德高望重，才华盖世！”

众侯陡地一惊，不约而同地转向魏惠侯。熊槐朗声问道：“请问魏侯，此人是谁？”

魏惠侯收起微笑，一字一顿：“秦公嬴渠梁！”

众人再次面面相觑。韩昭侯再碰一下田辟疆：“看到了吗？绕来绕去，总算绕到了点子上！”

魏惠侯敛起面孔，声音渐次严厉：“今日诸侯朝王，天下归心，君守君道，臣守臣纲，可谓黎民洪福。唯独关中秦公妄自尊大，既不躬身前来，亦不道明因由！这是什么？这是蔑视天下！这是目无天子！这是以下逆上！这是违背天道伦常！”

魏惠侯一连串扣下如此之多的大帽子，且其声音越说越高，面色越来越震怒，这是在场诸公谁也不曾料到的。向以胆小怕事著称的卫成公似乎吃不消他的一连串雷霆之问，两手打颤，几案上刚刚倒满的酒爵被他碰翻在地，酒水洒落一身。

坐在他身边的赵肃侯镇静自若地伸手拾起酒爵，在几案上摆正。公孙衍急忙上前，重新斟满。

燕公、鲁公等端坐于位，眼睛微闭，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见。

几个小国君主神色不安地望向魏惠侯，生怕雷霆之怒降临在自己头上。田辟疆的目光鄙夷地射向卫成公，鼻孔里哼出一声。

魏惠侯却对卫成公的快速反应甚是满意，目光逼视过来：“请问卫公，秦公居心叵测，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否当由天下共诛之？”

惊魂未定的卫成公自是受不住此问，当下语无伦次：“姬速不……不……是……”

魏惠侯微微一笑，态度和蔼：“卫公，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卫成公越发慌乱：“我……我……是……是……”

魏惠侯的目光十分满意地离开卫成公，逐一扫过众人，见无人出头，点了点头，目光落在周天子身上：“秦公目无陛下，有违伦常，卫公认为秦公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其罪当诛，陛下以为如何？”

原本心乱如麻的周显王冷不丁吃此一问，更是惊惶失措，环顾左右：“这……”

魏惠侯声色俱厉，目光如剑：“秦公早生不臣之心，人神共怒，卫公认为其罪当诛，陛下以为如何？”

周显王越加惊慌，额头汗水浸出，拿衣襟连擦几把，嗫嚅道：“爱……爱卿意……意下如何？”

魏惠侯将语气加重，身子前倾，目光直逼显王：“是魏罃在问陛下！”

自登基以来，周显王何曾见过臣下如此对他说话，情急之下，竟是呆了，连舌头也似僵在口中，好半天方才挤出两个字：“当……当诛！”

听到此话，魏惠侯似乎终于想起臣道，缓缓离开座位，正正衣襟，走到周天子前面，叩拜于地：“陛下圣明！魏罃愿领正义之师，择日伐秦，以正天道，奏请陛下恩准！”

周显王再次环顾左右，见无人接应，只好应道：“就……就依爱卿所奏！”

魏惠侯朗声说道：“魏罃领旨！”

魏惠侯起身，重新走到与天子并列的位置上，坐下，扫视一圈，缓缓说道：“诸位公侯，魏罃受天子之命兴师伐罪，征讨秦贼，还望各位鼎力相助，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具体数目就由敝邦的上大夫陈轸统一协调。魏罃不多说了，望诸位在会盟大典过后，各自按照约定，筹齐粮款兵员，共诛失道之秦！”

众侯面面相觑，没有一人应声，但也没有一人出头反对。

魏惠侯如变魔术般换成一副笑脸：“来来来，今宵花好月圆，诸位应当尽兴畅饮才是！上大夫，歌舞侍候！”

陈轸志得意满地：“微臣领旨！”